

穆藕初当了14年没有股份的理事长

传奇人物



傅国涌著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,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、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,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。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,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,其中包括了张謇、荣氏兄弟、范旭东、穆藕初、刘鸿生、卢作孚。

上期回顾

穆藕初生在一个普通的棉业世家,只读过8年私塾,做了11年的花行学徒、职员,却自学英语,当上龙门师范英文教员、海关职员,还做过铁路警察长。1909年,34岁的他登上轮船赴美留学,被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戏称为“穆老爷”。穆藕初留学归国那年已39岁,当时他有两个选择,进入肥皂业或纺织业。经过调查,他决定做纺织业。

跨行办实业“佩六国相印”

德大的迅速成功,使穆藕初在上海实业界一举成名。1916年初,一批富有的颜料商人想投资120万两银子办一家厚生纱厂,请他主持。1918年6月27日,与德大相邻的厚生正式开工,他可以两厂兼顾。穆藕初从来都不是只顾埋头办厂,而是时刻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,1917年他就翻译出版了《中国花纱布业指南》,不仅详尽地介绍日本纺织业现状,而且写了很多结合中国实际的按语。

被誉为“在技术上开一新纪元”的厚生纱厂,无形中成为“美国新式纺织机在华的成绩展览会和实习基地”,他认为,多一家华商纱厂就多了一点与外商尤其是日商竞争的能力。所以,他不但保守秘密,而且还对同行开诚布公,因此,参观者络绎不绝,厚生一时门庭若市。他在厚生并无股份,只是总经理,几位大股东对他的做法都很不满,好在厚生年年赢利,出产的“双喜”牌棉纱和“飞艇”、“双喜”、“团鹤”等牌子的粗布畅销全国,他们暂时没有发作。

穆藕初一生深受前辈张謇的影响。他最初引起张謇注意,是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。1907年,张謇被推为江苏铁路公司协理,聘他为江苏铁路警察长,他以自己毫无警察知识而辞谢,张謇说在这个时候如求专门人才,我们这些读书人都不能做“总理”、协理。1914年7月穆藕初回国之初,张謇知道他在美国学的是棉、

纱,写信请沈恩孚转告他,通沪只有半天路程,如果他能去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执教,则学生得师,他本人也可借此增加阅历。信中说:“穆君以硕士而不求得官,有学识而不思厚值”,对他大为称许。1917年12月,因为聂云台称穆藕初学识优长,会中非此人不可,他被华商纱厂联合会缺席选为议董。他自己不接受,但表示一定要推张謇为会长,最后纱联会选张謇为名誉会长。

穆藕初开始办厂比张謇晚了20年,但在许多方面,他都迅速超越在他前面的张謇、荣氏兄弟等实业家,荣家的申新企业很多规章后来都是仿效他的。

当时,正值纺织业获利丰厚,各地纷纷投资办厂。自德大成功以来,愿意出资找他办厂的人接连不断,1919年7月,他又参与发起上海恒大大纱厂(1920年开机)。有人说他“卓然为纺织工业专家”,如同苏秦佩六国相印。《申报》报道他要在河南郑州办纱厂的消息传出,上海要求投资合作的人数之多,出乎他的意料,办事处电话铃声整日响个不停。

认为振兴实业要着眼内地

在郑州建厂他有很多考虑,郑州不是沿海沿江,但却是京广、陇海铁路线的交会点,陆地交通便利,原料、燃料、劳动力都很便宜,邻近陕西、山西,棉花可就近供应,内陆市场广阔,他想以此为基础,逐步向内地拓展,使纺织业走向原料中心。他有个看法,振兴实业要着眼于内地,而我国实业只限于上海、天津、汉口等口岸,靠的

是租界提供的保障,为此他深为痛心。他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,这次在内地办厂的尝试最终也是因此失败。

郑州豫丰纱厂于1918年12月开始组建,共集股200万两银子,他本人以历年积累投资15万。1919年4月豫丰破土动工,订购美机3万纱锭,后增至5万多,布机1200台,线机5600锭。原本一片荒凉的郊区,因为豫丰建厂,周边逐渐有了马路、街道、电灯、自来水、洋车、黄包车等也相继出现,豫丰最多时有数千工人,连小吃、饭店都兴旺起来。

办纱厂成功,穆藕初又想办银行。他说,金融和实业的关系,如同血脉与人体,血脉流通,人体才有可能健康。1919年9月,他与聂云台、黄炎培、荣宗敬、马寅初、经亨颐等55人发起“中华劝业银行”,银行家宋汉章、陈光甫、钱新之等15人为赞成。银行宗旨除一般银行业务外,还承担“振兴国内实业”的特别任务。

这和刘鸿生自办中国企业银行,仅仅为了不仰人鼻息,便于自己各企业间的资金相互调剂,并吸收游资以充实企业资金来源,完全属于不同境界。正在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大为赞成,呼吁“爱国志士,群起投资,表示以实力为爱国之决心”。1921年11月,中华劝业银行正式开业,实收资本51.65万元,穆藕初本人投资10万,直到1930年才收足100万元。

办厂不顺除夕夜泪流满面

从回国那年算起,穆藕初

马不停蹄,7年当中,创办了三家纱厂、一家纱布交易所、一家银行,还参与多家纱厂,速度不可谓不快,他自称:“年少气盛,抱服务社会之大愿,立建设事业之宏图,快刀直入,所向无前。”

他初到郑州办厂,当地纺织业一位后起之秀,放话要压倒他的纱厂。他派人一了解,此人管理工厂很勤奋,事无巨细,都要过问,连捡纱筒这样的琐事也亲自动手。听到这里,他放心了,料定此人不是竞争对手,对豫丰的前途满怀希望。不幸,从1922年起纺织业全线滑坡。这一年,江浙有“齐卢之战”,河南有“直奉之战”,倒向奉系的河南赵倜进攻郑州,大炮就架在豫丰纱厂附近。此前1920年发生的“直皖战争”也波及豫丰,军队过境要慰劳费,临走要开拔费。厂里有个大水池,在发电车间外面,发电时放出温水,他对长子穆家菁说:军队来了,整队脱去衣服,跳入大水池洗澡,还抓住池上的喷水铁管子,当做杠子练功夫。

自1922年开始,穆藕初主持的几家纱厂都出现了问题,金融危机从豫丰延伸到德大、厚生。豫丰在1923年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,到1924年1月,上海各银行停止放款。旧历年关将近,债权人纷至沓来,最讲诚信的穆藕初,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个人资产变现救急。

在穆藕初交出的个人资产中包括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全部股票10万元(可售30万元)。从1920年到1921年,上海至少有147家交易所开张,

在著名的“民十信交风潮”之后只剩6家,华商纱布交易所却在1921年7月1日正式开张。依照交易所章程,至少持有200股股票的股东才可以选为理事,然后互选产生理事长,他既已失去理事股份,当然自动取消了理事长资格,连一份薪水都无着落,全家顿时陷入愁城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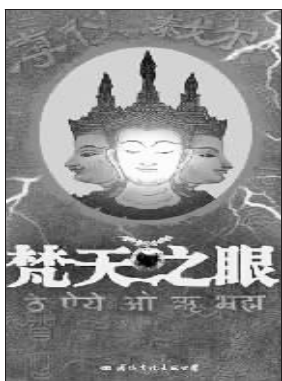
除夕之夜,家中一片凄凉,他在查询两个儿子的功课时,“忽然泪下,且泣泣有声”,“颇有按捺不住之苦”,然后走进卧室,随手把房门关了。“父亲去世之后,我才知道他那时候有多难。”80多年后,当时还没有出生的穆家修对记者说,“以前我们家除夕的时候都在一起玩牌喝酒,听我大哥说,1924年除夕的时候就大不一样。”

1924年2月5日,农历春节清晨,以纱布交易所副理事长吴麟书为首的5位理事登门拜年,往年都是在交易所理事长室拜拜,这次他们改变惯例,联袂而来,非同寻常,吴麟书说明来意:纱布交易所重任,仍仰仗穆先生大力支持。理事地位所需的保证股,已经从他们的股份中划出,代送至会计处,完成过户手续。

从这一年开始,他继续当了14年没有理事股份的交易所理事长(其间因为从政,一度辞职)。如今上海滩上,与穆藕初相关的旧建筑都已无处可觅,唯有延安西路当年的华商纱布交易所旧址还在,为上海自然博物馆所用,可惜一座高架桥呼啸而过,如同勒住了这幢见证过旧上海工商业命运起伏的老建筑的脖子。

“沙漠玫瑰”的现任首领终于浮出水面

悬疑小说



蒲岸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《吉檀迦利》里,竟藏着一个秘密!近百年里,凡是研究这个死亡命题的人,无不死于非命,夏青也不例外。夏青教授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薇,开始四处奔波,试图找到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所在,然而他们所到之处,被访问的每个人都神秘地死去了,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着死亡也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……

上期回顾

沈默他们在易龙车上遇到“云雀号”上的老头,老头原来是傻子柳墩儿的父亲,一直在暗中帮助沈默,他告诉沈默“沙漠玫瑰”的来历后,就莫名死亡,临死前让沈默将身上的十字架交给柳墩儿。

林涛也死了

沈默的表情有七分惊喜,还有三分痴迷:“梵天之眼……这就是梵天之眼!”林涛问:“哥,这颗钻石很值钱吗?”“值钱,值大钱了!价值连城。”“那这下我们要发大财了吧?”“发财?你想什么呢?这是国宝啊!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拥有它。这不仅仅是一颗钻石,它承载了太多的文化符号。它是一颗佛眼,来自于南亚次大陆的古代文明。它身上有莫卧儿王朝的风雨,有古代印度教熏香的气息。它身上带着大清王朝钟鼎的鸣响,沾染着桂家部落的血痕……”

林涛充满渴望地说:“哥,你快成诗人了。能让我看看吗?”“我们是荣幸的。多少人想看到佛眼的光芒?多少人甚至为它丢掉了性命?看吧!既然我们共同经历了寻找的患难,让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看一眼,记住这个时刻。”沈默小心地将那朵盛开的莲花放在林涛的掌心。

林涛细细地看了一圈儿,啧啧赞叹,而后传给夏晓薇。夏晓薇匆匆扫了一眼,一声不响地递给了王小翠。王小翠欣赏了一番,学着沈默的样子旋转倒置的兽钮,莲花瓣慢慢合拢在一起,又变成平淡无奇的铜碗。

沈默伸手去接,不料王小翠忽然伸出手来,手里握着一把枪——是沈默从柳岩身上取下的那把手枪。她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沈默,一步一步向后退去:“沈先生,你真是太粗心了。武器是应该随身携带的,你却把它随意丢在车上……”沈默愕然道:“小翠!你要干什么?”王小翠面露喜色:“Game Over!游戏到此为止。”

夏晓薇冲过来,用身体护

住沈默,怒道:“王小翠!你到底是什么人?”“别再叫我王小翠,我烦透了那个俗不可耐的名字!我姓渡边。”沈默惊呼:“渡边美穗子?!”渡边美穗子一阵狂笑:“看来,那家伙对你说了不少啊!”

夏晓薇问:“渡边美穗子是什么人?”沈默一把将夏晓薇扯到自己身后:“就是‘沙漠玫瑰’的现任掌门人,是程度的后台老板,是整个阴谋的决策者。”

“那是你们的理解。我们有不同的解释。渡边美穗子是大和民族的一代伟人,她完成了前人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,她的名字将彪炳史册!不怕告诉你,程度那个老废物被我叫人除掉了,他暴露了,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。让他死在女人手上也是死得其所,因为女人和钱,堂堂教授成了我的一条狗,哈哈哈哈哈!”

沈默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:“败类!畜生!”渡边美穗子的脸上浮现出一股邪恶之相:“已经说得够多了,现在,请上路吧!”她毫不迟疑地扣动了扳机。夏晓薇越过沈默的肩头看到渡边美穗子的举动,猛然将沈默推开。与此同时,林涛一个箭步冲了过来,挡在夏晓薇身前。一声轻响,子弹击中林涛的左胸,鲜血狂涌出来。渡边美穗子再次开枪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空响,没子弹了。

“老家伙就放一颗子弹?准备自杀用的吗?”渡边美穗子骂了一句,飞快地转身拉开车门,跳上驾驶室,发动了车子。沈默追了两步,太晚了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汽车一溜烟地开远了。

夏晓薇把林涛揽在怀里,呼唤着:“林涛!林涛!”林涛胸前的血不断涌出,呼吸非常微弱:“姐,你没事吧?”夏晓薇用力抱紧他,哭着说:“姐没事,姐好好

的。林涛,我的好弟弟,你也要好好的……”林涛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,轻声道:“姐,不哭。姐,你不知道你有多漂亮……你是我的……仰阿莎(苗语音译,意为清水姑娘,苗族的女神)!”

夏晓薇的眼泪流下来,滴在林涛脸上。“好弟弟,你要挺住,一定要挺住……”

“姐……你是在……为我流泪吗?”林涛的眼皮慢慢垂了下去,“我……现在……好幸福……”说完这句话,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夏晓薇哭喊着:“林涛!林涛!”沈默紧紧地握着双拳,十指骨节发出晰晰的响声。

一只灰色的水鸟掠过水面,尖喙插入水中,叼起一条鱼儿,飞走了。水面上,涟漪一圈圈散开……

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

夏晓薇突然叫道:“姐姐!姐姐还在车上!”沈默沮丧地说:“远了,我们凭两条腿哪能追得上?”话刚出口,他就想到了柳岩留下的那部手机,慌忙取出,拨了柳岩所说的那个号码。

电话接通了。沈默还没开口,听筒里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:“沈默先生,我们已经精确定位你的位置。请不要再往前走,请留在原地等待救援。”沈默对着手机狂呼:“喂,喂,喂!……”手机里再没有任何声音。再拨,对方已经关机。

夏晓薇问:“怎么样?”沈默有点恼怒:“让我们在原地等待救援。”“什么人?靠谱吗?”“不知道。”“那我们就应该继续往前走,这条公路的那一头就是宁县县城,县城里有警察!”可是,晓薇,我觉得,我们应该相信……“相信谁?相信一个子虚乌有的救星?他会从天而降?”

沈默一时结舌,无奈之下他拨通了110:“喂!110吗?有人抢劫了重要文物,现在已经逃往……不知道逃往何处,现在估计已经进了威宁县城。凶手还杀了人,开的是一辆黑色大切诺基越野车,车牌号是……最后三位是332!凶手是个年轻女性,对了,车上还有一位女性,昏迷不醒。那是凶手劫掠的人质!好的,谢谢!”

挂了电话,沈默说:“警察说,马上通知各交通路口,特别是通往贵阳的高速公路……”

就在这时,他们身后的远处,那辆“山水旅行社”的豪华大巴出现在路口,全速向这边驶来。夏晓薇眼尖,脱口叫道:“那辆车追上来了!”沈默一回头,也是心中一紧。车上肯定是渡边美穗子的手下,他们刚刚杀死程度,现在杀他和夏晓薇来了。两人手无寸铁,而且避无可避!

大巴车越来越近。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,一架直升机出现在不远处的天上,转眼间便飞到了头顶。一股强劲的风力自上而下地吹过来,水面吹起阵阵涟漪。直升机降落在沈默和夏晓薇身后不远处,挡在大巴车和他俩之间,强大的气流几乎让沈默和夏晓薇摔倒。

直升机的降落对大巴车来说绝对是个意外,它连忙紧急刹车,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,巨大的车轮在公路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划痕。直升机和不停旋转的螺旋桨完全遮住了前面的情况。

一个人从直升机上下来,快步跑向沈默和夏晓薇,不由分说拉起沈默的手:“我们是柳岩的朋友,快跟我来!”沈默牵着夏晓薇的手,顶着强气流涌上直升机。直升机轰鸣着升上了天空。飞机掠过威宁上空,天色已晚。俯瞰威宁县城,一片灯火辉煌。

一个人走到沈默和夏晓薇身边:“怎么样?这会儿是不是好点了?”沈默愣住了,眼前这个人竟然是田野。

夏晓薇恨极了田野,连珠炮似的发问:“田野!你把我姐怎么了?血手印是怎么回事?你为什么带她来贵阳?为什么安排两个男人看守她?她为什么要从医院里逃出来?我们在贵阳遇到她时,为什么那两个男人还在追杀她?”

“晓薇!晓薇是我老婆,我能对她怎么样?血手印!鬼才知道血手印是怎么回事!我带她来贵阳自有我的考虑,我安排两个属下在医院是为了保护她!她为什么逃我不知道!至于你说的追杀,我告诉你我不知道!等见到你姐自然会清楚!”田野几欲咆哮,“对了,你姐呢?你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?”

夏晓薇觉得田野是在做戏,干脆不理他。田野转向沈默:“沈默,你告诉我!我老婆在哪里?”沈默轻蔑地说:“在大切诺基里。和王小翠,哦,是渡边美穗子在一起,还有你们想要的那颗梵天之眼!你想去救她吗?想去救她,还是想去救那颗钻石?”田野神色大变,踉踉跄跄地奔向机舱前方,叫道:“先生!我妻子在车上,她成了人质!”

飞行员开口了:“田野,你又失态了。你真是让我失望。看来,你不适合留在中国工作了,过几天你跟我回圣彼得堡。你身上欠缺的东西太多!”田野辩解道:“先生,我不能没有我的妻子!”飞行员没理他,转而对沈默说:“沈默先生,我是伊万诺夫,很高兴认识您。当然,还有美丽的夏小姐。”

沈默疑惑地问:“伊万诺夫?俄国人?你和田野到底是什么关系?”